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儲宮部 太子 增太孫 太子妃

太子一

原周易曰黄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王肅注曰兩離相續明之義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藝文類聚 韓嬰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初學記　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為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来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尚書曰惟四月太

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竭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来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賔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静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

宣王也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王世子會於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於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初學記

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為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

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眉鬢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歳常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内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懐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為武帝　又曰孝

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為太子壯好經書寛博謹慎初居桂宫上甞急名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悦乃著令太子得絶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

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頴州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又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三歲進爵為王幼而聰

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為皇太子　後漢桓榮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為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

生幾晚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為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為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為賔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

陳表為翼正為四友於東宮號為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践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於膝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歳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説曰晉明帝數歳在元帝

處坐時有人從長安来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来不聞從日邊来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藝文類聚

增經濟類編曰北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詣於東宫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

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
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
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
廡哀慟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衞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
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
引漢光武崩趙憙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
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

省侍疾衣不觧帶及甍步從喪還宫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絶武帝諭旨曰毁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

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嘗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嘗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

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絶於前宫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又曰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

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唐書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也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更立恪長孫無忌固爭而止由是無忌惡恪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絶天下望恪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

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　又曰節愍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

其黨十餘人帝名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

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决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又曰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

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内諷以易置東宫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宫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宫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宫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

自息矣姚崇曰訛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唐書曰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各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謀傾太子帝名宰相議欲廢之張九齡固爭以為不可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默然而止及九齡罷李林甫專政數稱壽王美以揠

妃意惠妃又譖太子二王謀反遽名宰相林甫議答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决乃詔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　又曰帝之為太子也值太平公主搆逆左右悉持兩端凡宫中動止必以聞帝不自安會楊良娣方娠客語侍讀張説身且不保奈何育子命挾劑以入客於曲室煑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由是三煑盡覆以告説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　又曰肅宗在東宫

李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内憂鬢髮斑秃後入謁帝見不
悅因幸其宫顧庭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
愀然謂髙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
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請取掖庭衣冠子畀
之詔可得三人而吳氏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
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脇而入殆不能堪
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三日帝臨澡之孫
體攣弱負姆嫗陋更取他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

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来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内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經濟類編曰建寧王倓既為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揺動代宗至德三載揵書至鳳翔肅宗名李泌於長安泌從容求去帝堅留之泌言五不可留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朕之愛子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

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
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輙流涕嗚咽臣今辭陛下去始敢
言之耳帝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
人之口豈有建寧之聰明孝友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
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
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
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
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来耳昔天后有

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黄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自是廣平始安　又曰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蕭升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名李泌

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大歷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不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

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名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唐書曰憲宗時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内助帝將建東宫詔崔羣為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令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後穆宗立以吏部侍

郎召之勞之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犢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經濟類編曰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下從榮不悦退告楊思權曰吾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

贊贊賓客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弗之罪及贇贇入為宣
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
脩撰張昭遠亦言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
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
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
等威絶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又曰宋太
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
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份為開封府尹進封壽王元份帝第三子也　又曰元份既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天祐以来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市肆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

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又曰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宋史曰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章言之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髙每因事及之兾以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

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
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
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懐漢書孔
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
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曽
公亮張昪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吕誨皆有請琦進
讀二疏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
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宫中嘗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經濟類編曰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及既終喪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

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王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

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入宫　又曰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彦博退謂琦曰見上顔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

史曰元懿太子旉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高宗曰此事不難行朕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而上虞丞婁寅

亮亦上書言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於伯字行内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宫至三十年立為皇子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改名眘受禪為孝宗　經濟類編曰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宫則衰絰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

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又曰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家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在相位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

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名二子来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

長大慙逾年復名二子保長辭謝不遺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更名竑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後彌遠忌竑立貴誠為帝是為理宗也　又曰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决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例

貝遼史曰遼義宗名貝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寛内

摯神冊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𠃔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又曰太祖破輝罕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𠃔為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𠃔將還𠃔作歌以獻𠃔辭太祖

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貝號泣而出　又曰後太祖
訃至貝即日奔赴山陵貝至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
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
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位是為太宗
又曰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貝居之盡遷
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貝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
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
海持書密召貝貝因畋海上使再至貝謂左右曰我以

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不如投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天子儀衛迎貝貝坐船殿衆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鎮滑州至世宗即位世宗貝長子也謚讓國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也　又曰章肅皇帝小字魯呼太祖第三子少勇悍多力而性殘

酷太祖嘗觀諸子寢魯呼縮項卧内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諸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魯呼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之天顯五年立為皇太弟及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魯呼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為所敗耶律烏哲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魯呼在側作色曰我在烏雲安得立烏哲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

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重熙末更謚章肅皇帝　金史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安班貝勒即帝位安班貝勒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濟安後謚英悼太子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

之事朕不以遺汝唐太宗又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又曰元太子珍戩世祖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世祖以為太子贊善勑兩府大臣凡有啟禀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

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　又曰珍戩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布斯必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

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邪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髙南臺御史上書請内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哈瑪特之黨塔奇呼阿薩爾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

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動揺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又曰皇子阿裕爾實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歸暘為贊善張冲為文學命托克托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鄉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

三皇迄今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録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即位之初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

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　又曰
太祖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
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
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為明
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
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
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

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宫不别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内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賔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賔友　又曰太祖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説書　又曰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説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

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王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通紀曰太祖一日録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

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又曰成祖永樂二年册立世子高熾為皇太子命禮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翰林院學士解縉兼右春坊黄淮胡廣為左右庶子兼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初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名解縉預議又密以問黄淮皆言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弇山堂别集

曰文皇一日名觧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令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黙然縉出泄其語為漢王所訴出為交阯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舊憾忿死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以文華寶鑑授太子顧侍臣觧縉等曰皇考嘗採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鑒録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

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又曰上又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今日講官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朕喜其學問有進卿等其盡心輔之　又曰成祖巡幸

北京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
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蹇義金忠黃淮楊士
奇輔導監國　又曰永樂十一年上幸北京親征衛喇特
明年六月班師太子遣金忠等賫表往迎八月帝至北
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
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蹇義黃淮楊士
奇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
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辭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為子耳　又曰太子監國時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可多

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勳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挺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寛有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㩲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　通紀曰景帝欲易

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恵遂
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黄𤥽庶兄玹欲奪
嫡陰謀使人殺𤥽罪發當死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
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
王直不得已亦署奏上遂改封皇太子見深為沂王而
立見濟為皇太子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
兩尚書之謡　又曰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

宮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適章綸亦上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宜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入已晡時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

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黄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緩其獄　又曰憲宗成化六年七月皇子生母紀氏（即孝宗也）在御妻之列既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囑門官護視之至是皇子生母乳不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至彌月西内廢后吴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又曰成化十一年五月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奏先是悼恭太子甍禁中漸傳

西宫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為萬貴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主宫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啟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内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徙紀氏居西内永壽宫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十一月立為皇太子　又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

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太子二

原樹嫡　立長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正統立嫡詔曰統承大業懼未能光祖宗之遺德至於建嗣樹嫡非所務也　盧植奏事曰王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德德均決之以卜筮所以承先祖也

幼海　少微　山海經曰無皋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幼海即少海也　荆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

黃離　蒼震　易曰黃離元吉注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

土託位焉土色黄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順成其業故吉也　又曰震為長子又曰震為蒼筤竹

天序　國貞　漢書成帝詔曰定陶王欣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執金吾任宏持節徵欣為皇太子　下禮記詳類聚

儲貳　明兩　晉中興書曰安皇帝烈宗長子也冊為皇太子曰岐嶷表于弒誕充廣同乎大易成是用命爾以登儲貳　下詳類聚

守祧　主器　易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祀主禮記曰遠廟為祧　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洊雷　重海　易曰洊雷震又曰震為長子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盛德曰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耀海重潤

增

昏日　流星　翰苑新書曰漢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帝王世紀曰脩已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

而生大禹

翦髻　升榻

金史曰熙宗皇統二年生皇子濟安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來月翦髻告天地宗廟　宋史曰真宗幼英姿睿表特異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

生日　樂懸

明紀事本末曰景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三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　文獻通考曰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皆以樂為教則陳金石以重元良冊拜宜做古制由唐季世儲貳罕定國家亦多故而禮廢樂缺至道始冊太子有司言宜奏正安之樂舉行百年曠典中外胥悅至天禧冊命禮儀院奏改正安為明安之樂

御名　御字

通紀曰明憲宗命禮部會同翰林院擬進太子名不稱旨帝自名之曰祐樘　宋史曰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立伯琮為皇

太子改名昚命學士洪遵為太子擇字遵擬四字以進不稱旨御筆賜字元永

侍觀　選擇

唐書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合璧事類曰宋紹興初詔知太宗正訪求太祖後伯字行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一肥一瘦乃留肥而遣瘦未出高宗忽云更仔細觀乃令二人叉手並立忽一猫至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猫偶然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邪遂留瘦而遣肥者瘦即孝宗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

練歷　迎勞

宋史曰孝宗以恭王英武類已欲立為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虞允文為相因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欲具練歷庶務周知古今庶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尊號禮成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乃立光宗為皇太子

弇山堂別集曰明洪武二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龍符 玉契 天中記曰唐六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給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左者進內右者付外 唐書曰長安中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愼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令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勅玉契詔可

針氊 擲倒 彙苑詳註曰晉愍懷太子舍人杜錫每規勸太子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氊中刺之 經濟類編曰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人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

請過家 入民舍 唐書曰明皇為太子時嘗

游獵韋杜間息休樹下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其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異之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　明紀事本末曰仁宗為太子赴召至北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矣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税耶汝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廪吾見上自奏也及至京為上言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寶慶曲　黃臺辭

唐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下見

前

緣橦兒　漆室女

唐書曰唐文宗莊恪太子稍事燕豫不能一循法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欲廢之羣臣頓首諫御史中丞狄兼謩流涕固爭意稍釋然太子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巳亦不加脩也是年暴甍帝悔之明年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乃誅平日毀短太子者事詞類竒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謂之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已上總載太子事

原瑤山　伊水

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瑤山其上有人名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長琴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至嵩山

桂宮　蘭殿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　漢武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立為皇太子

青宮　玄圃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東明山有宮青石為墻面一門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云天地長男之宮　潘尼詩序七月七日皇太子會於玄圃有令賦詩　龍樓　雞戟　上詳類聚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崇福門雞鳴戟十張　博望　宣猷　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據上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潘尼皇太子集詩曰置酒宣猷庭擊鍾靈沼濵霑恩洽明兩遵德會陽春　西池　東閣　徐爰釋問注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子和所穿有土山臺晉帝在儲宮所築故俗呼太子池或曰西池　魏文帝集曰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　崇賢　求福　陸士衡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泉　張敞東宮舊事曰中庶子四人扃帷侍中若皇太子入宮與中書舍人各一人更日直求福坊　銀牓　銅扉

上詳青宮注云漢書曰元帝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注曰門樓上有銅龍許慎說文云扉戶也

增東宮

少陽 卞壼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 天中記曰魏収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以西面為禮 翰苑新書曰梁簡文上昭明太子表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 唐書曰武后撰少陽政範賜太子賢

東朝

東儲 天中記曰潘岳詩昔余與子繾綣東朝 顏延年詩帝體麗明儀宸作貳君彼東朝金貽玉粹 齊文惠太子詩正位東儲善立名尚 又正體東儲方樹年德

儀宸

承華 韻林曰中宸天地交會之際儀宸太子居也 事詞類奇曰漢宮殿名云太子門曰承華

香殿

別院 元史曰太子真金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 唐書曰太宗嘗命太子治遊

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别院使太子居之

樂賢堂 玄圃池 事詞類奇曰梁昭明太子好士愛文築立亭館與朝士諸賢泛舟玄圃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大慙 天中記曰劉孝綽掌東宮管記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皆為昭明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

旬日一還 不令居外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疾未全平詔太子間日聽政於金液門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宋史曰孝宗時寧宗當出閤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還焉 已上太子居處

原赤旄 黄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 又曰皇太子鹵簿有黄麾

鸞旌 象輅 徐廣

東宫頌曰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唯九龍旗鸞旌　沈約宋書曰太始三年制太子安車乘象輅

花枕　畫幡　張敞晉東宫舊事曰皇太子有大漆枕銀花環鈕自副　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幡文輈五彩

銅羊　金馬　張敞東宫舊事曰皇太子有銅水羊一枚管自副　吳志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魏黄初二年立為太子嘗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

建九旗　舞六佾　張敞晉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　又曰皇太子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丹霞刀　彩虹劒　魏文帝典論曰維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刀三具二曰含章彩似丹霞　又曰造百辟寶劒三具二曰流彩虹

增

元服　執圭　唐書曰太子弘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所不忍

聞願讀他書乃改受禮及加元服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　宋史曰太宗至道元年詔立皇太子令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按周禮公執桓圭公即三恪之後乃上公也晉制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如王公之制執桓圭從之

玉冊　金輅

宋冊太子冊用珉玉如乘輿之制而差損降　元史曰世祖至元十年立真金為皇太子受玉冊詔曰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搆自時厥後為不顯立冢嫡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弘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立爾為皇太子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　宋史曰孝宗乾道元年制立鄧王愭為皇太子禮官言皇太子朝謁太廟別廟當衮冕乘金輅設仗從

之皇太子言乘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賜印 夢寶

明太祖賜懿文太子玉印文曰大本堂記成祖賜太子玉押曰人主中正及仁宗即位時宣宗方為皇太孫復舉以賜之 續文獻通考曰建文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

青蓋車 朱明服

後漢輿服志皇子錫青蓋車 山堂肆考曰唐明皇立忠王璵為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絳紗袍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為外備絳紗袍為朱明服乃從之 已上太子章服

原夏啟 周誦

史記曰夏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讓帝禹之子啟啟賢天下屬意焉諸侯皆去益而歸啟曰吾君帝禹之子 又曰周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周發 漢莊

尚書中候曰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為太子曰脩我度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 後漢書曰

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尚書

魏

丕 晉紹 魏志曰文帝諱丕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丕貞固叡敏能鎮定大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踐阼尊號為皇太子東宮敬禮賢士昵近

明德 增子啟最長 雉奴仁懦 合璧事類曰漢文帝時有司請早建太子詔曰

令縱不能博求賢聖有德之人而禪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子啟最長請建之以為太子乃許之

下見前

宮使 押班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時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以太子繼岌為使 真宗天禧五年制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會皇太子押班

開封尹 中書令 宋史曰宋以太子為開封尹 元史曰元制以太子領中書令

兼樞密院事已上太子位 原四術 三善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下詳類聚 玉裕

金聲 陸士衡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茂德川沈天姿玉裕 潘尼皇太子釋奠頌曰尊道讓齒降心下問䜭以金聲光以玉潤 五稱 三至 周語曰靈王太子幼而聰明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 下詳類聚 晉平公使叔礜於周見太子

漢幄 周寢 並詳類聚 寢門 馳道 並詳類聚

嘗藥 省膳 禮記曰太子朝夕至於寢門外問內豎言有疾則太子親齊元冠而勸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 漢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齒胄

問豎 禮記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又曰凡入學以

齒下
詳類聚

春誦夏絃　撫軍監國

禮記曰凡學世子學士以時春誦夏絃太師詔之　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增　推讓　不凡

宋故事太子殿廬幄次班在宰相上宮僚稱臣真宗為太子皆推讓不受　宋史曰史彌遠以鄭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使教宗室子昀清之日教昀為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又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

藏書　善畫

遼史曰太子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　又曰太子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騎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清內難 為元帥 明皇為臨淄郡王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睿宗即位 肅宗討賊代宗常從於兵間至德二載以廣平郡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回紇等兵克復兩京 德宗為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

闕門步 肩輿入 唐書曰廣平王為元帥出師百官送於朝堂過闕而下步出木馬門然後復騎 經濟類編曰宋仁宗以宗實為太子宗實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

五日一開資善堂 一月再至中書省 宋史曰仁宗大中祥符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冊為皇太子四年詔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鄉立聽輔臣參決諸司事 元史曰世祖嫡子真金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敕每月必再至

中書省

減依字　測甌名　合璧事類曰唐穆宗為太子韋綬入侍讀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賜綬錦綵　事詞類奇曰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意之誰乎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

誦詩無荒　寫經祈福　唐書曰順宗為太子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為櫂歌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　宋史曰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又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三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頴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為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端謹珪等稱賀

毋持大心　知有聖德　元史曰太子珍戩受命巡海至冬還京間謂諸王札拉固及從官巴延等曰吾屬適有茲暇宜

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色勒敏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巴延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為欺罔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為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札拉固曰我祖有訓長者杪深者底蓋言貴有始終長必極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太子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壞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有合也至王恂陳說尤多　宋史曰英宗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猷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

被服如儒生　沿途問民瘼

明紀事本末曰仁宗為太子監國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如儒生　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俳徊久之耆老進謁從容與語賜勞優厚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東宮二十年　監國二

十年 唐書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疾病享國日淺 通紀曰明仁宗見星變明日早朝罷召蹇義及楊士奇謂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苦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淚涕已上太子才德

原問杜 禮荀 晉中興書曰杜夷字行齊為儒林祭酒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魏志曰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太子問病獨拜於牀下

鄭書 劉易 漢書曰初元中立皇太子博士鄭寬以尚書授太子 續漢書曰劉昆少學施氏易明帝為太子以易入授

卞賦 溫箴 卞蘭讃太子賦曰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太子中庶子數規諫諷讖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

二疏 四皓 漢書曰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疏廣為

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大夫故人祖道東都門外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也 下詳類聚

四友 六傅

上詳類聚 晉公卿禮秩曰愍懷立東宮乃置六傅省尚書事始置詹事承文書關由六傅公以聞時號太子六友

師友 賓客

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幼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西京雜記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也

端士正人 司過虧善

大戴禮曰昔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選天下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又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其過而宰徹其膳

增 迎門 拜

傳唐書曰晉王治為皇太子蕭瑀拜太子太保同中書
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
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
入師坐然後坐　宋史曰真宗初正儲位李至與李沆
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　神
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讀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
拜之

游習　謙沖

山堂肆考曰元稹書成王始為太子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康叔與游目不閲淫艷耳不聞嬉笑居不近庸邪及為
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
宋史曰李至等上表辭太子拜禮太宗詔答曰朕旁
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
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與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

哲王師　名儒傳

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又曰汝當更求古哲王以為
師詳上　翰苑新書曰後漢班彪上言皇太子官屬宜

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傅

不在學書　隨事規正　宋史曰仁宗為太子時太子諭德見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　元史曰贊善王恂卒太子嗟悼厚賻贈之顧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規正良多裨補今鮮有其匹也

講官非正不陳　經幄日侍不出　明紀事本末曰侍講學士王達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舍識否士奇曰講官非正不陳此本宋人胡瑗之說也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元真金太子時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

喚醒此心　心猶印

版元史曰諭德李謙夾谷之竒嘗進言於真金曰殿下睿性夙成閱理久熟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諭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敬陳十事而以正心為要曰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須當喚醒此心不使為物欲所撓則固本澄原莫此為切　經濟類編曰太子嘗問王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紙版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

致書稱名惶恐齋書贊善先生　唐書曰唐制太子致書三師必前後著名稱惶恐　明紀事本末曰仁宗在東宫嘗手書與贊善徐善述言覧卿為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輔予為勞似卿朴直苦口

者百無一二而訙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予成業惟望金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同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書函曰皇太子齋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　已上太子輔翼

太子三

原成業 漢書曰太子成萬世之業 繼體之慶 長男 東朝乾之長男 元子 成王顧命敬保元子 鳳笙 太子晉吹鳳笙於洛濱 鶴禁 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 作樂 山海經曰祝融生太子長琴是時處榣山作榣山之樂也 吹銅 大戴禮曰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户注銅律也吹之以和氣 抗法 成王幼而不能

莅祚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喜頌 漢太子喜王褒甘泉及洞簫頌太子令左右皆頌之也

七鬯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弧矢 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好儒術 後漢章帝立為太子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拜太傅 晉賀循字彥先世為儒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親往拜之

教以禮 禮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諭諸德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

太子出會 晉太子出會在三恪下王公上也

羣臣見儀 晉尚書符問王公以下見太子儀及所衣服國子博士車頵議朝臣宜朱褠幘拜則褰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具朱衣冠冕唯施天朝

宜構幘而已　監撫

朝議多同　輔翼歸道 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

餘閒 文選序　作禖祝 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　生甲觀 漢書成帝紀曰帝生甲觀畫堂顏師古注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北堂書鈔　搖本 漢高欲廢太子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不安奈何以天下為戲　亂本 傳嬖子配嫡亂之本也　不安 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　不樂 漢太子體不安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　思子之宮　歸來之臺 白帖漢戾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子之宮歸來望思之臺欲其魂歸也　太子君之貳

太子國之棟國語　記過之史大戴記　太師持銅　太宰持升大戴禮青史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升西階　見南郊漢書　命膳宰　報至尊語林　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　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魏志　潛思書籍魏志　遊談莊老王隱晉書　安車班論漢書　輿輪徐動　娛侍朝夕　入侍諷誦　兼資敏達東觀　先習教訓魏文　義德允休　聽亮雄斷世紀　一日之長魏文帝　聽允之德薛瑩漢書　恭敬而溫文　敎

喻而德成（並禮記）行不正履　不脫冠帶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漢書）天地降祥儲君應祉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太子名號繫於百姓（並漢書）從者文學託乘後車（魏文）文帝得立喜抱辛毗（世語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慶由一人萬國作喜（曹植）寬惇謹慎文詞博敏（漢書北堂書鈔）增至孝自天性與道合　聰敏慧悟機思若流　沉毅好斷理詣自幽　疾訣亮物雅

悅直言 好學愛賢不恥下問 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虛襟恭讓尊師重道 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慕容儁司徒左長史李績言太子大德有八

選重師保慎簡宮僚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唐元稹論教本

帶刀一枚 葅醬一合隋文帝戒太子曰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今賜汝以吾舊帶刀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

道契生知梁昭明太子 名高盛古經濟類編曰唐元稹言太宗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

原位尊儲副 德茂元良 合洊雷之象

游雷震也居明兩之位出龍樓而問詒入虎闈而齒胄游游雷之講肄齒明離之胄筵繼正體以為大本毓明德而居少陽白帖立太傅少傅以養之觀德行而審喻之選端士以衛翼之爵以王嗣漢書昧爽而朝韋昭並北堂書鈔增國之上嗣古者元良文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周王褒箴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劉禹錫箋絢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辨正論並天中記

原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尊高堂懸鏡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𠀋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儲后顧哉樂康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詵詵纓冕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

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紀重明前星涵瑞采游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辨七經咸所精博聞强子政高才淩長卿禮尊逾屈巳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桓榮延賢博望苑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斂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東傾班輸同筴乘甲觀齊蓬瀛　陳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曰元良屬上德率土被中孚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既受業賀

邦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叶舞蹈照爛等琨瑜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俎釣鼇匪充廚叔譽恒詞屈防年豈濫誅　隋江總宴樂脩堂應令詩曰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羽觴殊私奉玉裕終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庸疎濫應阮衰朽愧連章　唐虞世南追從鑾輿夕頓戲下詩曰重輪依紫極前曜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

扈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晨飈霧澈軒營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粵竹箭下驚潮撫已慙熊幹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謡

褚亮奉和禁苑餞別應令詩曰大蕃初錫瑞出牧邇皇京暫以絲車重言承朱邸榮舒桃臨遠騎垂柳映軍營惠化宣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籞芳嘉節神祺餞送情金輅催別景玉管切離聲野花開更落山鳥弄還驚微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鈞臺慙作賦伊水濫聞笙懷德

良知久酬恩識命輕　韓王元嘉奉和周太子監守違戀詩曰乾象開層構離明啟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屬元良遜矣凌周誦遥哉掩漢莊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埸地分丹鶩嶺途間白雲鄉儲誠虔曉夕宸愛積炎涼珠璧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薛元超和周太子監守違戀詩曰儲禁銅扉啟宸行玉軑遥空懷壽街吏尚隔寢門朝地首瞻龍戟塵外想鸞鑣飛文映仙牓瀝思叶神飈帝念紆蒼陸乾文煥紫霄歸塘横筆海平圃振詞條

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增宋楊萬里壽皇太子詩曰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隆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户户是堯封又曰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内賜茱枝禹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巵三宫千萬壽剩費若干詩又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橋中招綺夏瓜處屏伾文老別漁竿月来依鶴禁雲還将古為鑑聊寓野人芹　趙彦端壽皇太子詩曰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

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青臺太史知　又曰

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横槊少全篇小吟青着梅梢句

一日東風四海傳

原賦魏卞蘭讃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

弘基耽八素之秘奥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

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

高論作叙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

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覩懿德以歡娱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賔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匪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强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

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秉此休風　又夏侯玄皇頴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頴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原頌魏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

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恵陽和積吉鍾天之釐
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
岌羣生禀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妾終天之經仁聖
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
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原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
皇家載生淑頴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
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

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寃魂難追舊物東返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絶敢誄遺風庶有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禄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冑奇頴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

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来在宫體亮而誠肅雍
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感道何年之妙而察之
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
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玆胡耇緝熙有晉克搆帝宇如
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温
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
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剥
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

踏嚴宮絶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究
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
腕率土懐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兹元輔啓我令圖
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欃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
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築焉畢陳庭旅
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
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𩔰慨矣寤歎念我慇懐
原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啓塗銅池從殯

祼鐸既行枚縡且引皇帝痛粢盛之闕奉哀乜鬯之有
亡憫舍嗟乎崇正顧掩欷於承光式睠元良永懐人寶
俾兹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
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為契合聖如規地惟缺位月紀㫺
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饘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
昌我帝基惪皇下武纘戎上德将叶人神永貽家國用
稽嗣典實弘儲則膺器改物徽號崇名徃辭縧蓋来馭
朱纓旂旗旖旎鸞轟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駿

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湍寅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妭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户陳詩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髙議虚演竒文徒說遠賔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髙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鳬燈夜沈仍襲未改容飾如臨曖徽儀而可慕摽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側緫葮挽之哀凄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

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轡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凉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返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輅峩軒龍驂跼步羽翿前驅雲旗北傃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

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
宰寛綽居心温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沈畧包舉藝文徧該緗素殫極丘墳膝
袠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祲沴
褰象星霾恒矅山穨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且僚無
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萎絶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餕餕孤燈翳翳嗚
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啟玄宮獻成武校

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脩坂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原詒後魏温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

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景祚維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原教魏文帝答下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增制唐内制册平王為皇太子文曰咨爾平王隆基幼而聰允長而寛博有夙成之量焉爾有文武仁孝之德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賊臣搆逆窺窬神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刑邦家忠衛社稷誅其兇惡以之康濟主匕鬯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為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慎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憸人則萬邦以貞庶荅揚我四聖之鴻烈敬之

哉　又開元三年册郢王為皇太子制曰於戲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黄離元吉得中道也將以守監從撫主器承祧執經陳東序之容端冕見南郊之禮本枝百代宜哉福祉咨爾郢王嗣謙忠肅恭懿元亨利貞遵在鎬之惠慈稟生誰之祥應學能知道孝乃因心書及春卿懸知早秀言窮叔譽遠愧生知當試象之年備成人之敏正位少陽欽惟大典是用命爾為皇太子其在靖恭爾位聿脩厥德詩書禮樂敦説為本

父子君臣威儀罔忒寢門問豎必視寒暄望苑招賢用資端直使三靈合契四海係心延我累聖之業積爾重輝之慶必敬必戒無怠無荒往惟欽哉可不慎歟

增詔唐立晉王為皇太子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貳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邦國既義在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則文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惟明哲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

著夢日之祥早流樂善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怠令承
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宜所推戴古人云知子莫
若父知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實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
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貞萬國宜立某為皇太子
可令所司備禮册命

原表魏卞蘭讃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
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絶性體明達之殊
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

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逄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令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偽辯於

未言絶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襃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内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為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

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冐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思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忍其經學知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賔壽春能賦問疑稟據書戒憑陵而

已哉玉折何追星積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返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任昉為皇太子求一日入朝表曰臣聞内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凉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顔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

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為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靡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昌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啟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濵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祭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箧衣事闗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為論發

奥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毁搆音顔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縁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横艶思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騑驂戀主懐兹伏深涕慕冐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陸倕為豫章王慶太子出宫表曰

臣聞周固本支實資明兩漢啓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

藉審諭之功無待温文之輔而冬〻書秋記夙表睿資春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徵䫉贊多容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祗蹈舞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旦日之再中並曜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貌

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增唐常衮為代宗讓皇太子表曰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辭臣子之心固無所隱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瀝懇上聞冐嚴亟請丹誠罔感皇睠来貽戰兢失圖精爽飛越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著龜以承主鬯臣幼非樂善長未好儒慈奬特深愚蒙不易教之羽籥有昧樂章訓以詩書終迷義府遊虧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

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内録尚書竊懼任榮以憂官謗令謬塵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禮絶朱邸且乖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温文俾膺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

曰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以弘濟於物故後予胥怨幾望湯来吾王不遊嘗思禹會

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後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膏澤未流御雲臺而不懌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物阜殷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纒朱鳥清風用事庶彚且繁桑翳葉而眠蠶麥飛芒而雊雉詳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洛觀河況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欝蒸之弊天皇

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必若事應廵狩務從寛恤猶望白露凉風然後清蹕灑道下不違於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又聞闗中屬縣畿内傍州百姓驅馳頗多饑餒天皇仁深覆育並令賑贍求轉徙者任其逐糧欲寧居者加其廪食家懐再造人得安全乞至秋来不煩聖慮特乞少留元鑒俯察丹誠迴太陽之末光納蒙泉之餘瀝臣三朝問寢常

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承言於聖奬輙陳冗職輕進芻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皇太子請復膳表曰臣聞善持國者舒慘必繫於天時德稱皇者動静莫違於物理故百姓不足一人所以軫懷四海為家萬方由其在慮伏惟天皇觀風設教拜洛遊河光華前乎日月法象齊乎天地頃以歲儲微耗年穀未登睿旨憂勞宸情戒惕非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廚膳而徹鍾懸重取黄軒之事由是神靈肸蠁景氣絪

氳雪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鮮庖殷帝之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議其非唯此小心將乖大德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作基人以君為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已勵精無違早晏停滋罷味已隔歲時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心具珍物以登羞每隨太陽而復膳蓮蒲知送涼之地芝

英識駐壽之期豈使耿耿燧皇獨流名於牖炙悠悠黄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哉臣寄忝元良任當監守春冬胄序學書禮而空勤朝夕寢門視寒温而未即　皇太子請脩書表曰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閬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浴日之巨溟弗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珥蓂莢澤加四海寧

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出書其徵可驗環林壁治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為太師徵子房為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於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絶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

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搴其蕭稂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搉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来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成一部藝官賔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

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竊遂臣誠

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

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賔客下芸閣而長

謡臨梓池而髙會一遊蘭芷佇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

矜允豈使肅城門内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

朝之事而已　柳宗元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商

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

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兹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

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賢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揺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啟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不任懽抃之至　宋人賀立皇太子表曰春宫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庭肅鼓巽申之號慶闗九廟風動四方恭惟堯大難名舜恭允塞天職覆地職載莫喻休功月重輪星重輝益圖大

計眷乃承祧之重居無在傅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世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遊今辱嚴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忭悃發中手足不知其舞蹈

增啟唐張說上東宮勸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

周文王之為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宫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客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宫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

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鄙庶垂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

讀等升堂覲奥能定闕文令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欲承
来教即令考序頃日以来未暇數對何甞少選而忘德
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録留啟本以代書紳

太孫一 增

增太平御覽曰漢成帝元帝太子也為世嫡皇孫宣帝
字曰太孫　又曰晉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
追復愍懷太子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
立臧為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車服侍從

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簒位太孫廢薨惠帝復阼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為太孫太傅校尉梁柳為太孫少傅　又曰後魏高宗景穆帝之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後周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文武官皆晉秩　又曰齊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子為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唐書曰中宗子重潤帝為太子時生東宮

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　又曰高宗將立皇太孫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實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

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後中宗失位太孫廢死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死不緣罪人皆流涕　宋史曰欽宗子諶政和七年生為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

金史曰世宗八年上遣宣徽使伊喇錫勒塔千以名馬寶刀御膳賜皇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為章宗

上幸金蓮川次氷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謂太子曰祖宗積慶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

明紀事本末曰建文生十年而懿文太子薨太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太祖曰善九月立為皇太孫　又曰太祖親立諸王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　通紀曰成祖以皇太孫生長深宫欲其知稼穡艱難因令從行北京

使周行邨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艱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失可謂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太孫二 增

增慶宴 太平御覽曰唐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僚於弘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會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為樂耳

出閤 通紀曰永樂五年皇長孫出閤就學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

開府 唐書曰高宗為皇太孫重潤置官屬 睿宗長子憲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太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

留守

太平御覽曰唐髙宗将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　通紀曰永樂八年上将親征命皇長孫留守北京

桑復生　太平御覽曰晉惠帝立臧為皇太孫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

山為字　金史曰世宗謂李石赫舍哩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今幸得嫡孫覯其骨相不凡又生瑪達噶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為章宗小字

好聖孫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建儲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

命輔導　六年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黄淮楊榮楊士竒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寛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皇孫手書　太平御覽曰齊昭業立為太孫居東宫昭業少美容止好隷書世宗勑皇孫手書不

得妾出貴重之

東宮圖記 通紀曰成祖揄木川之訃太子遣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楊士奇曰殿下未踐阼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諠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

一日見三天子 唐明皇臨淄皇嫡孫喜曰一日見三天子詳上

是第三箇天子 太平御覽曰唐憲宗順宗長子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德宗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

家人子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

皇曾孫 漢書曰皇曾孫在獄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

詔獄繫者一切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為獄吏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曽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曽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太子妃一

原班固白虎通曰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古者天子後宫嫡庶皆曰妃史記曰黄帝有四妃帝嚳有四妃虞舜有二妃周以天子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　漢書外戚傳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焉　漢

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太后為太子取以為妃　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又曰成帝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

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為太子取配久而不决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為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

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髙車使者駐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給織成衮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增太平御覽曰齊文安王皇后名寶明建元四年冊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宫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鑷十餘枚　又曰齊書皇太子妃厭翟車

漆畫輪車　又曰唐太宗后長孫氏年十三嬪於太宗武德九年冊為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勑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令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為得所其應預妃者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候進止　唐書曰肅宗妃韋氏兄堅為李林甫搆死太子懼請與妃絶毀服幽禁中　宋史曰英宗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姊也故后少鞠宮中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曰異日必

以為配及長遂成婚濮邸　又曰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朱氏為太子妃　又曰度宗為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臨安府顧嵒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嵒亦罷去臺臣論嵒大全黨宜别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昭孫女從父仕宦備嘗難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乃冊為皇太子妃　金史曰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父貞尚遼王宗翰女梁國公主世宗初即位貞為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駙主

腹心然未嘗助彼為虐況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為朕子妃及顯宗為皇太子大定四年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是年封為太子妃　元史曰世祖出獵道見緝駞茸女子歎羨之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名伯奇音濟齊一名庫克沁鴻吉哩氏也

太子妃二

原金璽 瑜珮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珮瑜玉 龍枕 鴨燈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環鈕自副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一 文履 花簏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地文履一量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漆花簏二具 龜鈕 雀鈿上詳金璽注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同心雀鈿一具 袞帶 綺綬上詳類聚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絳地織成綺綬 四望車 九鈿函上詳類聚 晉東宮舊事曰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冊命 筮吉晉起居注云元帝太興元年上臨軒使冊命拜晉王妃庾為皇太子妃 宋書曰後廢帝仁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深孫女太始五年太宗采訪太子妃而后父祖已亡弟又弱小門無強廕以卜筮最吉拜為皇太子妃

景殿　畫堂漢書曰元帝為太子司馬良娣死後太子悲恚發病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預焉時預擇者五人政君獨衣絳緣諸于使侍送入太子宮見於丙殿得御幸有身立為太子妃於甲館畫堂生子即成帝也畫堂太子宮中之堂

稱萬歲　有五可並詳類聚

司徒公女　新安主生上詳類聚王隱晉書曰安僖皇后王氏字神受太常王獻之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孝武帝以后少孤無兄弟故為安帝納為太子妃孝武納采聘太子妃王氏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秘書監王操之為主人

增盡孝　孝謹唐書曰高祖時隱太子釁鬩已搆秦王妃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　元史曰太子妃庫克沁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賢德媳婦侍貽睿明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妃生順宗成

宗

仁順　順適唐書曰順宗良娣王氏以良家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是生憲宗王在東宮冊為良娣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既即位病已噤瘖后侍醫藥不少怠

宋史曰寧宗韓皇后六世祖忠獻王琦初后與姊俱被選入宮后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平陽郡邸

有婦德　擇淑媛唐書曰高宗太子弘妃裴居道女有婦德

宋史曰英宗時神宗進封潁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為王擇妃韓維為王記室參軍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

進掖庭　待進止

太平御覽曰漢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樂松等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夫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辜恩不報而妻子

恃恩獲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搆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黄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宫　唐書曰開元十六年時太子瑛加元服詔九品官息女可配太子者有司採閲待進止遂選太常少卿薛縚女為妃

教女儀　倚母家

宋史曰哲宗既長宣仁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宫孟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　唐書曰代宗天寳中封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秘書少監崔珣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為妃生子偲所謂名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娟諸楊誅禮寖薄

黒鳳集　營

白雁入苑

宋史曰光宗李皇后慶遠節度使道之女初后生有黒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曰鳳娘道士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

妃乾道七年立為皇太子妃 唐書曰高宗時太子弘納妃有司奏贄用白雁適苑中獲之高宗喜曰漢獲朱雁作為樂府今得白雁為婚贄婚乃人倫首我則何慙

親執庖爨 護侍起居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間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 懿宗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妃護侍左右慰安起居終得無恙

禮異諸婦 宜配冢嫡

唐書曰憲宗妃郭氏汾陽王之孫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昇平公主素貴故禮之異諸婦 宋史曰理宗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遂冊為皇太子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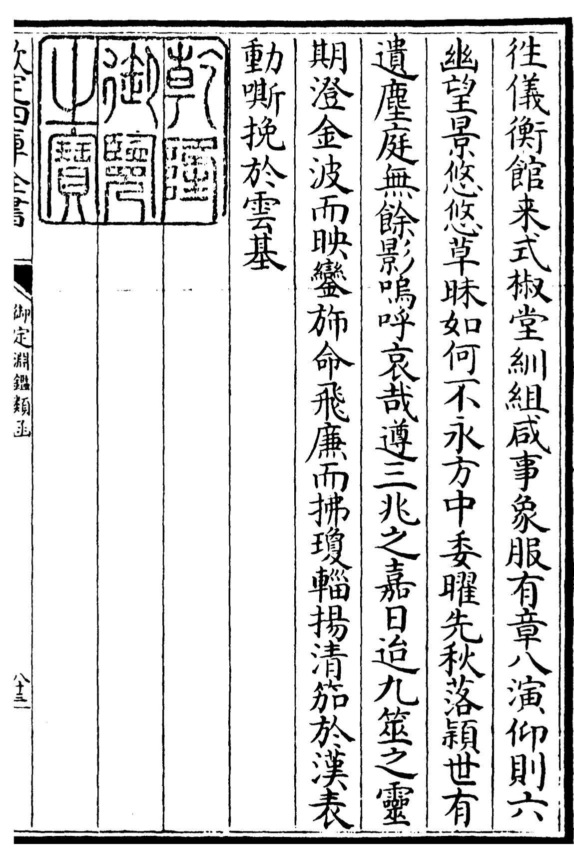
原詔唐太宗冊蘇亶女為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

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秘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
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國史譽流邦國正
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册命施行
原册文唐太宗册太子妃文曰惟爾秘書丞蘇亶長女
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
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玆令典仰惟國章是用
命立為皇太子　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原哀册宋謝莊皇太子　妃哀册文曰摳凝桂酒庭肅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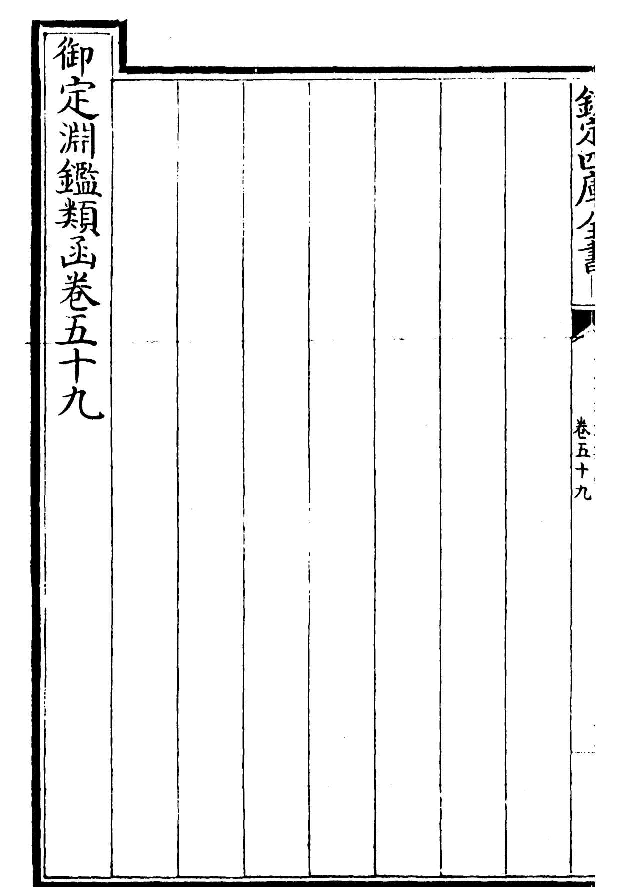
轀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繸之掩緜悼副褘之
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瑶有毁郁烈無
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瀶流凝漢祥
發椆珪慶貽金算毓景帝里飛芳戚閈秘儀施谷升音
集濯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宫承飾少陽五葉衍
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孌璚相清徽就遠祲沴方搏
臨華罷翠當曄妝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虚饋氣
變容衣中庭草暧階上螢飛傷縈里第痛溢朝闈霜侵

燭昧風容帷凄驚葭夕轉龍驂夜嘶筵既訣兮奠既徹背青闕兮去神闈旌掩鬱而還泛蓋逶遲而顧低素紼斂維華輤鮮馭山燧恒隂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沈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翻禮園徘徊樂囿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薦阻咨我儲貳締綌江澨衞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



往儀衡館来式椒堂紃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潁世有遺塵庭無餘影鳴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追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鑾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九